

這一代的事

董橋

OXFORD



0147250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396508-9

董橋

這一代的事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3 5 7 9 10 8 6 4

這一代的事

董 橋

ISBN: 978-0-19-396508-9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這
一
代
的
事

新版小記

二十四年前《這一代的事》給台北簡志忠的圓神出版社出版。簡志忠是我的好朋友，國語講得最純正的台灣彰化人，斯文，真誠，剛毅，是八十年代台灣年輕企業家，肯讀書，肯擔當，跟他的妻子秋梅帶着一對子女過着幸福的日子。《這一代的事》之後，跟着的幾本書初版我都交給他出。那時候我才四十幾歲，他才三十出頭，我們理想很多，激情未亡，出一本書彷彿替中國文化砌上一塊磚頭，快樂得要命：「散文須學、須識、須情，合之乃得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所謂『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我的〈自序〉裏這樣寫，心中確也這樣相信，傻乎乎抱着這樣一點熱忱走了幾十年，匆匆六十八了，我依然這樣相信，只是不說出口也不寫出來了。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要重印這本書，我有點遲

疑。他要我寫幾句話，我倒想起簡志忠了，一起聽雨客舟中的朋友。幾十年前台北的雨似乎很多，總是點點滴滴停不了，很詩意：現在台北的雨沒那麼好聽了。

董 橋

二〇一〇年六月六日庚寅芒種

自序

書分三卷：「思想」不托門牆，只寫「散墨」；「中國」似真似幻，且說「情懷」；「文化」最是關鍵處，更不屑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不免索性「眉批」了事。

散文須學、須識、須情，合之乃得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所謂「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年來追求此等造化，明知困難，竟不罷休，遂成《這一代的事》。

思
想
散
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董橋散文系列

- 沒有童謠的年代
- 保住那一髮青山
- 回家的感覺真好
- 倫敦的夏天等你來
- 從 前
- 小風景
- 白 描
- 甲申年紀事
- 記憶的腳註
- 故 事
- 今朝風日好
- 絶 色
- 青玉案
- 記 得
- 這一代的事
- 景泰藍之夜
- 董橋文集 1
- 董橋文集 2

ISBN 978-0-19-396508-9



9 780193 965089

這一代的事

目 錄

v 新版小記

vii 自 序

卷一 思想散墨

1 說品味

7 聽那立體的鄉愁

13 流亡者的心情

19 漆聲燈影裏的三段論

25 讀園林

31 凱恩斯的手

36 馬克思博士到海邊渡假

42 馬克思先生論香港一九九七

53 「豈不恨哉！欽此」

59 鏡子裏的展望

64 幽默是福

- 69 「皆以牆外人物之聲為節」
74 「月亮？哪一個月亮？」
79 天地大得很！
84 溫斯頓的異化？楊過的異化？

卷二 中國情懷

- 95 暮鴉·歸燕·古樹
101 回去，是為了過去！
107 棗樹不是魯迅看到的棗樹
113 紿女兒的信
118 尋根
123 王韜的心情
128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
134 楊振寧的靈感
140 這一代的事
145 紿後花園點燈
151 故國山水辯證法
157 薰香記
163 附錄 評武俠小說〈薰香記〉

卷三 文化眉批

- 171 喜歡弄點文化的人
- 176 撒在沙發上的文化史
- 182 我們吃下午茶去！
- 188 「一室皆春氣矣！」
- 193 滿抽屜的寂寞
- 199 布朗寧先生的牛油麵包
- 204 藏書家的心事
- 211 「要博覽群書嘛！……」
- 216 「我並沒有答應送你一座玫瑰園！」
- 221 春日即事
- 227 得友人信戲作
- 232 書窗即事

說品味

中國化學家張子高業餘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寶，寫過多篇考證古墨的文章，還同葉恭綽、張絅伯、尹潤生三位藏墨家編寫《四家藏墨圖》。好墨講究膠輕、煙細、杆熟，自然牽涉膠體化學的學問；張子高學化學，後來又專攻化學史，難怪他說：「藏墨是我的愛好，也是我研究化學史的一個小方面。」職業和趣味竟如綠葉配牡丹，很難得。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也有這份福氣，他主張研究中國古建築必須重「見」，不能只靠看書看圖，一生遊歷不少山川。《平郊建築雜錄》裏提到他和夫人林徽音一九二三年在香山途中發現杏子口山溝南北兩

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龕，幾塊青石板經歷了七百多年風霜，石雕的南宋風神依稀可辨，說是「雖然很小，卻頂着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裏，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築家有這樣的領會，梁思成名之為「建築意」。

「意」，不太容易言傳，等於品味、癖好之微妙，總是孕含一點「趣」的神韻，屬於純主觀的愛惡，玄虛不可方物，如聲色之醉人，幾乎不能理喻。英文裏說 *sensibility* 也一樣，都算是對人對事對物的即興反應，毫無公式系統可套。Susan Sontag 在 “Notes on ‘Camp’” 裏指出「趣味」無「體」(system) 亦無「物」(proofs)；「趣味」若竟能歸為體系、附會實證，則「趣味」已非「趣味」，「趣味」凝固成「理念」(idea) 矣。這正是袁宏道所謂「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這是對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說書畫、涉獵古董

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說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識勢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一心追求高級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變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遠，終致身價太高而找不到市場出路。這一層蘇珊·桑達看得比較通透；她標舉俗中求雅的享樂主義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養的人從此得以開懷，不必日夜為杞憂所累。這是可以幫助消化的」。琴棋書畫的最高境界講究能收能放，與此同理。張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跟大學問家的心境雖然不同，但斷非胸無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朝亡後他又何苦入山著書？蕭伯納說凱撒有「知」(common sense) 有「趣」(good taste)，所以一生毫無發明 (originality)，更無道德勇氣 (moral courage)。蕭翁此論當不得真；他只是在故意挖苦西方用其人的「趣味」判斷其人的精神境界之標準。

品味跟精神境界當然分不開，可惜庸俗商業社會中把人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修養都化成「交換價值」，視之如同「成品」，只認標籤不認內涵，品味從此去「品」何止千里！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曹問：「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大怒，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事見黃延復著《陳寅恪事略》）；由此可知梁任公學問、胸襟跟曹雲祥不同：前者知趣，後者乏味；明乎此則會心微笑可也！

懂得看破功利社會怪現象而發出會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識「現代品味」的真諦，才可以在交換價值市場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現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實在應該發笑，不笑就真是鐵石心腸了。在這樣精緻的按鈕時代裏，沒有這一點品味的人注定寂